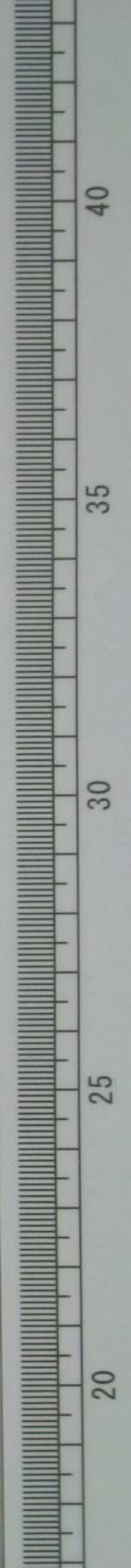


岡千仞河野
通之同譯
米利堅志
自一至二

部類	
登録番號	794
現在冊數	
缺欠冊數	
函架番號	
冊數番號	
備考	

リ 9
5028
1



09
5028
1

岡 千仞
河野通之
全譯

格堅
勃斯
原本

米利堅志

明治六年十二月 光啓社刊行

藏
大學
第27
3.12
藏

米利堅志序

甚矣哉。吾態變革之速也。仲尼曰。魯一變至於道。今之變者。豈其或至於道耶。抑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也。余觀於二十年来。外交顛末。而大有所感焉。初米使伯理之來。請互市也。軍艦四隻。投錨相海。而幕吏危懼。不知所答。會大將軍慎德公薨。乃託喪事。以展其期。及其再來。無辭以却之。始開一港。繼而三港。而

米利堅志序

序

光啓社刊行

五港。借地造館。置吏屯兵。種々要求。莫不曲從。而英法魯等。十有餘國。聞風。屬至。四疆多故。年甚一年。於是有志之徒。慷慨憤激。所在屯集。欲以攘之。曰彼夷狄而已。禽獸而已。苟親夷狄。昵禽獸。是亦夷狄禽獸而已。不可以不膺且懲。或殺洋人於途。或放火商館。有持和議者。輒刺之。鬻船來物品者。輒刺之。習洋語。服洋服。挾洋籍者。輒刺之。當是時。幕府威

權漸衰。衆論所壑。不能自主。陽戰陰和。內訌外侮。展轉陵夷。以至於此。既而王室中興。國是一變。更與海外列國。同盟修好。而兵刑算曆。漚機諸術。悉取法焉。向之慷慨憤激者。亦皆翻然改轍。爭講洋學。以主張其說。衣必窄袖。室必煉石。食必牛肉。飲必麥酒。他迄日用器具。翫好之細。唯彼之儗。甚則有欲遷行共和政治者。有欲廢邦言漢字。以獨用蠡

文者。噫嘻。昔之所夷狄視。今則稱為友邦。昔之所禽獸視。今則奉為師表。何其好惡抑揚相反之甚也。雖然。華我夷彼。固非天下之公道。而取於人以為善。往聖之所嘉。今之視答。足以見文化日新之效矣。而余特恐其厭舊喜新。取捨先後。或未適時宜也。仙臺岡天爵好學能文。所見超流俗。頃與其友河野子嗣對譯朱利堅志。以刊行於世。其亦或与余同

其慨歟。顧米之為國。其初草昧榛狂。純乎野蠻也。二百年前。英人據之。闢土移民。導以政教。是以言語文字。服食器用。無物而不英然。而一旦奮起獨立。乃能從土俗。審時勢。以創立政體。不復貌襲英制。况我之與米。其所以開基者。萬之不同。而欲一概倣之。可乎。法國學士泊仁曰。天下之難為。莫甚於革舊俗。蓋一寒一暑。非以漸變。則造化亦不能成其功。

况人事乎。培根英之名於政事者也。亦曰改
舊法者。要從土俗。察時勢。施有順序。若急遽
紛更。必速大害。然則各國政體之不同。皆有
所由來。未可輕變。嗚乎。善讀斯書。則能知米
之所以為米。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亦可得而
知矣。

明治七年二月

甕江川田剛撰



米利堅志序

希臘國古有理學者曰籍諾。預言後世之事曰。今天下分
為邦國。駢比而立。各有律法。此難通於彼。故爭鬪不止。若
夫天下合同為一。無復邦國之分。各享生命福利。相視如
同鄉之人。羣衆之上。有一公法以治之。則庶乎可稱至治
之世矣。然此吾之所願見而不得者也。余始讀之。驚嘆以
為。此則吾輩今日所願見而未得者。而二千年前之古賢
早已願見之乎。又嘆以為。二千年前之人。所願見者。而二
千年後之人。亦未得見。則此事母乃屬幻想乎。既而又思
曰。莊周不言乎。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

先和國志 戶
遇之也。夫以人壽之短促言之。千萬年如太長者。以天地之恒久言之。則千萬世只一晝夜矣。二千年前之人。其願同也。二千年後之人。其願同也。生死于其間之人。其願亦當同也。則古今天下之所同願見者。其豈遂墮幻妄之想乎。籍諾之預言。其豈遂無應驗之時乎。且此事已發端於亞米利加合邦矣。按合邦之制。民無等夷。君非世襲。法自民立。權不上操。邦今有三十七。而統於一國會矣。地有幅員數千里之廣。而河海陸路。舟車電機。聲氣相通。成爲一體矣。民有三千有餘萬之多。而一心一意奉事上帝。善政善教。福祉薦臻。幾乎卅國如一家矣。允觀乎此。則曰籍

諾之言。已發其兆於斯一方。豈不可哉。抑籍諾之所望于天下。合同爲一。無復邦國之分者。何故也。察夫禍亂之源。及戰鬥之所以相尋於無窮。莫非由乎有邦國之瓜分。碁峙者也。蓋有千百之邦國。斯有千百之君主。此邦之君。欲駕於彼邦之君。此邦之民。欲踰於彼邦之民。既有彼我之相形者。輒已鬪爭之機。伏於中矣。於是各求富強。競欲雄霸。彼此爭奪。山河分裂。爾我報復。人民塗炭。慘乎哉。其忍言之也。如近歲日法二國之戰。人民之死亡者。踰萬數。而推其源。一由于拿破崙備士馬格二人之互爭雄霸。而一由于二邦之民各爭上流焉。自非法國日國之名廢滅。而

爲一合邦之時至。則彼此報復之戰。必窺釁而發。人民死亡之禍。無時而息也。此一事也。而可概古今。可推四海矣。若夫天下無有邦國之名。而億兆之民。皆統於一公法之下。人々安享其生命福利。相視如同鄉之人。戰鬪永息。妖星藏影。仁愛相施。瑞日揚輝。如此則非至治之世而何。宜乎二千年前之古賢。早已願見此也。嘗與友人談至此事。以爲我邦自封建廢爲郡縣以來。闔國人民。漸顯合一之氣象矣。回視封建時。東西侯伯。各相屹立。人民作勢。若不相讓。今也奧羽武相信越。備長薩肥。士民爲一。混合結社。冥然相忘。此已事之明驗也。故若使天下萬國帝王君長。

會議協同。倣我邦之近事。上一疏於上帝。奉還其所私有之土地人民。盡服于公法之下。廢俄英法日等一切國名。立一大國會。俄人可爲英官。法人可爲日官。唐人可爲朝鮮官。印甸人可爲合邦官。則從前之怨恨忿恚猜忌侮慢之諸惡。皆息。而合同協和友愛公平之諸善。其興乎。然此尚數千年後事也。其豈亦吾人之所願見而可得者乎哉。頃者余友岡天爵君。與其友河野通之。譯格乙堅薄米利堅國史。屬余叙。余固有感于籍諾之言。發其端於合邦者。因不辭其請。而書之以塞諾。

明治六年騰月上澣

敬字中村正直題

一 中學閉校。余與河野通之就閑。通之善讀洋書。取
 米國史立課繙譯。每一譯出。付余潤色。余以苦無
 更。反覆塗抹。至得其肯。而後已。卷成。通之曰。余不
 可私其功。因題曰。同譯。

例言

一 中學閉校。余與河野通之就閑。通之善讀洋書。取
 米國史立課繙譯。每一譯出。付余潤色。余以苦無
 更。反覆塗抹。至得其肯。而後已。卷成。通之曰。余不
 可私其功。因題曰。同譯。

一通之涉各國史。而首譯米國史者。以我邦通交海
 外。米國為萬矢也。將以次及英佛諸國史。會通之
 赴。堀縣之辟。余亦出仕文部省。遂不能及。各國實
 為一大憾事。

一 原書米人格堅扶氏所撰。通之以其過略。參觀瀛

環志略聯邦志略萬國公法格物入門等書間有
 可取竝載以補之者者莫以其出入原書為杜撰
 一譯述洋籍務照原書則其文辭齟齬或至不可
 解是書先得其大意而後下筆原書前叙者或舉
 之後詳叙者特提其略專要使讀者易了其全局
 譯述之体固宜如此

一邦名如下以馬洩朱些斯為馬邦牛含布什爾為牛
 邦一仿聯邦志略其他地名人名概用漢土人所
 譯其未經譯者姑以邦音填之者者勿笑其不倫
 一近時洋學者專事譯述刊行書不知數而一書分

前後數篇零丁破碎謾無体裁是書雖僅僅四卷
 自米國草昧至一千八百六十年治亂大略歷歷
 無遺此所以與近時譯書異其撰也

昔

明治四年辛未十二月

岡

千仞誌

英人奉新教者徙馬邦

卷二

自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至一千七百三十三年

英人徙牛邦及干邦 ○非剛土之亂 ○英人

巴里底莫開瑪邦 ○英人取特邦 ○布亞伊

黎福之亂 ○英人徙費邦 ○英人開叟諾二

邦 ○英人邊西氏開特邦 ○英人使土人奉

新教 ○法人開加拿太 ○法人羅撒爾檢出

祿邦 ○英法爭疆場 ○英人與法人西人戰

○法人開紐阿爾連斯 ○英人阿爾塞疏里

布開佐巴紐斯

自一千七百三十四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

華盛頓奉使命 ○華盛頓知兵 ○法將騰鑿

有威名 ○華盛頓為紳董 ○英將吳爾富攻

貴辟 ○燕土路須不協人望 ○英王征印紙

○十三邦義貞會于費特勒費 ○波士頓人

舉兵 ○十三邦聯合盟約 ○十三邦推華盛

頓為元帥 ○本基山之戰 ○布多那驍勇

卷三

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七年

我將慈恩米加亞諾爾突圍貴辟○華盛頓
 彼波士頓○茂爾多里守查爾士敦○十三
 邦建國號曰合衆○長嶋之敗○華盛頓棄
 紐約○華盛頓取突連登波林斯敦二壘○
 華盛頓棄費勒特費○英將費爾臥約翰降
 ○華盛頓移軍于布亞耳里○布蘭克林使
 佛蘭西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三年

瑞某地之戰○英人唆使土人○英人駐軍
 于卓邦○布亞爾如翁為船將○布多那守

干邦○產多爾麻利音驍勇○米將亞爾諾
 爾突叛○英將閣倫華理斯追擊我軍○閣
 倫華理斯降○英米講和

卷四

自一千七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十一年

華盛頓辭職○國會議定國法○衆推華盛
 頓為大統領○米人闢建邦○華盛頓再任
 ○副統領亞登士為真○遮費爾孫為大統
 領○遮費爾孫再任○土首斯岐半士之亂
 ○英米再開釁○建邦義徒推哈爾孫為將

卷四
 目錄
 卷四
 各土刊行

○英米戰于海中

自一千八百一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年

米人攻加拿太○米人獲米世幹○區禮津

其之亂○我將弗倫破英軍○英軍襲華盛頓

頓府○米將查克遜破英軍○曠羅為大統

領○重登士為大統領○查克遜為大統領

○范標倫為大統領○德邦列會盟○薄為

大統領○迭納為大統領○斐謨為大統領

○辟爾斯為大統領○布堪南為大統領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一

宮城縣仙臺

岡千仞 同撰

河野通之

自一千四百九十二年至一千五百六十四年

科倫布檢出新地

大地體圓如球分為兩大陸一曰東半球一曰西半

球中間有二大洋隔之歐羅巴亞細亞亞非利加是

為東半球南北亞米利加是為西半球亞細亞亞米

利加中間大洋曰太平洋歐羅巴亞米利加中間大

洋曰大西洋。非航此二洋則不可週行。全地距今四百年前。地學未開。不知地體圓轉之理。皆謂航海至地盡處。則顛墜鬼界。或謂大洋地盡處。有怪物充斥焉。葡萄牙以西八百里。有亞藏爾鳴。航海者皆謂自是以西。無復國土。伊太利國熱那亞人。有科倫布者。其家甚貧。然父母教育有法。布幼好航海。一日舟中失火。舟人皆焚死。布獨投海。僅免。而猶不懲艾。愈講航海術。年既長。遍游諸國。遂悟地如圓球之理。以為大洋西必當有一大陸。與亞細亞地相接。其地無不可航之理也。會有一異樹漂海濱。人人異之。後二人

尺漂至亞藏爾鳴。皆不似歐羅巴亞非利加人。布於是益信西方有國。欲往覓之。家貧無可裝舟。屢以是事說鄉人。皆大咲。乃歷說歐洲諸國。無敢顧之者。後見葡萄牙國王。說其事。王嘉其說。而欲其功出己。不敢任。布命大臣督其事。事遂不成。當是時。西班牙王及其后。以色罷喇。以聰明聞。將往說之。途中窮甚。乞食以哺其子。至西班牙會。西班牙與莫卧兒戰。不決。無由見王。乃鬻地圖。以自給。每見人。必說是事。聞者嘲笑。然而布益自信不疑。得見西班牙王。說是事。王為然。唯兵荒後。國計窮困。無由給其資。先令大臣有

才能者與布會論於薩拉蒙加。大臣固非笑布。曰。汝以地體為圓。果如汝說。則地底國土。雨雪倒下。物類亦必倒墜。舟至凸處。不可復航。天下安有此理。布不覆爭論。皆大笑。不敢應。布大失望。猶望王后或信其說。見后說之。后既為諸大臣所蔽。無意用布。布將行。后有所思。召布縱論。后知其理不誣。遂排群議。使布航海。驗其說。以兵後帑藏置之。典寶玉粧具。給布大船一。小船二。募水手九十人。行覓新地。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解纜於安達慮西亞之巴魯斯港。布時年五十七。向西而駛。二十餘日。水天無際。不

見陸地。水手欲反。舟布不聽。且諭曰。此事成。則當得大賞。否則國后嚴明。必正欺罔之罪。更行數日。不見國土。水手疑懼。謀投布於海。以反舟。布揣知之。與眾約。從今三日。不見陸地。則返棹。愈行。水漸淺。時見小鳥群飛。及樹枝結菓者。隨波漂來。知其近陸地。愈進。夜半。一水手忽報曰。有陸。眾喜極。欲狂拜。布謝曰。來之無禮。天明日出。見海岸一帶。奇卉異葩。鬱蒼連天。土人立岸上。注視布。船大駭。以為神乘大鳥。而至。蓋以船為木鳥。以白帆為鳥翼也。布率眾上陸。拜跪。嘗土。拜上帝。祝其成功。時十月十二日也。此地即

南北亞米利加中間巴哈麻諸嶋之一。布誤認為印度西極海岸。遂稱曰西印度。名其繫舟處曰桑撒窠。突兒桑撒窠突兒洋語神聖救護也。是時南北亞米利加全州草昧未闢。灌莽叢雜。獸蹄鳥跡。所在充斥。土人面紅帶銅色。裸體跣足。窟居野處。以樹皮獸革。構屋。僅蔽風雨。殆盤古世之人也。布欲更覓新地。乃裝三船發達古巴海地。二嶋。一船摧不中。用乃令所載諸人。土着于此。載土人及產物而歸。途遭颶風。舟殆覆。布度不免。乃書檢出新地始末。封納桶中。投之海。蓋期其漂入歐羅巴人手也。幸蒙天帝之愛護。風

波漸收。得達西班牙某港。祝炮一發。國人知其為布。船岸上出看者如堵。無不驚愕。見其所携亞米利加人。殆如來自月世界者。布朝見王及后大喜。賞以爵。科倫布再航新地。

歐洲人聞布檢出新地。驚嘆。向之嗤笑。布者大慙。且聞其地夥產金銀。人人皆意。苟到其地。金銀如瓦礫。巨萬之富。可立致也。爭製舟艦。從布航至南亞米利加。病勒諾哥。近傍。至則廣漠荒涼。衆大失望。互致紛爭。嫉布者。譖其欺罔。王及后大怒。械送西班牙。布訴冤。不許。憤懣。曰。吾死。則當與械鎖共埋耳。久之。被赦。

後再航洋中。舟破泊牙買加海岸。土人厚遇。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伺布不在。私出鹵掠。土人怒。不給糧餉。欲乘飢擊之。布固善推步。知是夜月蝕。召土人。誑之曰。天神怒。汝輩遇我亡狀。將使日月不復照。汝輩既而月漸暗。土人惶懼無措。泥首謝罪。曰。為我謝天神。金銀財寶。唯命之從。布許之。既而月漸明。土人以布為神。給糧厚遺。后既死。無復知布者。遂以貧賤終于家。布為人強毅。平生數奇。患難流離。瀕死數回。而奮然勇進。意氣自若。前後四航海。遂覓亞米利加全州。以證明大地如球之說。云。後布一年。伊太利人亞米利剛

者。往來新地。自稱布以前覓新地。其所記土地風俗。詳密無不至。其書盛行于世。自是人不再說布其名。曰。亞米利加。源于此。而其書好為張大。不可信者。居半云。先布一年。英人可法登奉王命。航至北亞墨利加。新嶼。其地氣候。沍寒。田土。磽瘠。不可耕種。不成功。而反。可法登。子世巴斯。陳。亦屢往來新地。自是南方諸嶋。歸英國管轄。

西班牙人馬爾慕亞檢出大平洋

西班牙人馬爾慕亞守達里璉。聞亞墨利加南方有一大洋。欲往究之。以土人為鄉導。率甲士二百人而

發入林莽攀嶠崑崙遭土人，要擊則發火器放獵犬，劫之。土人奔竄，眾疲且病，不能前。於是率強壯者登一大山，眾皆委頓。馬爾慕亞獨進登峰頂，見大海汪洋，接天。即布亞世邊津區洋也。乃拜上帝，祝成功。降山至海濱，手提劍及旗，入水中布告遠近，曰：自今此地長屬西班牙，有來侵者，必拒之。布亞世邊津區英語平和，所謂大平洋是也。先是葡萄牙人馬基蘭航此洋，比大西洋風波更平穩。因有此名。馬基蘭舟覆溺死，其徒某西經喜望峰至亞米利加東部，二年而歸。舟週行全地，是為始。

西班牙人伐墨是科

墨是科國為亞米利加東部一大國。民俗朴素，謹守法度。盡力耕種，技藝亦頗精巧。鑿鑛山，採金銀，都邑華麗。國王所居宮殿最極壯宏，有貴族六百家，採盤器用以金銀飾之。四鄰酋長皆貢方物，自以為宇宙一大帝王也。其俗拜木石偶像，不知拜上帝，有所俘獲則殺之祭神。西班牙人居古巴海地諸嶋者，竊謀併其國，推哥爾德斯為將，德為人，驚悍有膽氣，率弓銃手六百，人來襲。墨王大恐，重使厚幣請退兵。德受其幣，不肯退，毀壞舟艦，示無歸志。墨人拒戰甚力，德

裝火器。吶喊。竝進。所向披靡。墨不產馬。土人見騎者。意謂半人半獸。一怪物。畏怖特甚。遂長驅陷首府。生擒土人。熾炭炙之。責問金寶所在。備極慘酷。遂併有其土。自是三百年間。墨人受制于西班牙。

西班牙人德曾的檢出密士失必河。

諸國聞西班牙英吉利人闢新地。皆爭倣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年。法蘭西人探格阿利納新嶼。海峽命曰新法蘭西。後十年。法人加爾占。沂桑羅稜索川。覓一聚落。乃土蕃所據。名曰滿比釐阿。土人見。占禮敬之。後占以與酋長隙。土人不服。法人陸續踵至。扈使土

蕃日積怨隙。法人亦苦其沍寒。人人思歸。遂不能成功。而去。其後。西班牙遣古巴太守德曾的。率甲士六百。人備器械。探金銀鑛。驅逐牛猪數百頭于軍前。以充糧食。達福落里得海峽。橫行雅拉巴麻卓爾治亞。諸方。土人每見西班牙人。好意遇之。而西班牙人扈土人益甚。西班牙人初謂得黃金。當如土。既而不得。一金鑛。糧貯皆盡。遂逼勒土人。抄掠財儲。動火聚落。土人大怒。聚黨拒之。西班牙人以火器獵犬劫之。所向克捷。而其殘虐酷烈。殆不減哥爾德斯。密士失必河。近傍有一部落。土人保聚會。的嚴擊取之。土人火

其家而逃。烟焰漲天。牛馬糧食。一炬焦土。更行二三日。攀巉巖而進。望見河流澎湃。乃密士失必河也。歐人之見此河。始于曾的。云近傍土人見西人。嘗至大喜。小舟載土產貨物。下河。搗之。曾的一一捕獲。鞭撻求財物。聞河西山中多鑛山。乃渡河而行。數十里。土人導之。入林莽沮澤。跋涉連日。累疲且病。死者相繼。曾的傷事不成。快快罹病而死。從者深夜以衣裹其尸。沈之河。欲至墨是科。經德過瑟斯平原。至西班牙。屬部舟破。不中用。乃集鐵片作釘。連綴木板。僅免覆沒。此行跋涉險阻。蹂躪荆棘。備極艱楚。凡四年。无功而歸。

紅苗風俗

土人軀幹長大。髮漆黑。剪為數寸。芒刺如針。總束之。頂上飾以羽毛。蒙茸如插花。巾幘以熊爪飾之。面紅銅色。背負刀。鉞。弓。矢。足穿革靴。居北部者苦。馭寒。以獸皮為衣。居南部者苦。炎燭。平居裸體。以布蔽腰下。漁海獵山。以資衣食。五穀唯種黍稷。風俗貴男賤女。制衣具餐。荷重構屋。一切服役。皆婦女為之。男子非漁獵軍役。則終年坐食。所居邑里。各保集。一方為部落。其構屋。先卓柱四本。葺以木皮。獸革。婦女操業。盛。

兒於圓器置之壁隅行則背負天性猜忌。哺啣之恩。睚眦之怨。無所不報。饗客必設盛饌。客若不飽。則悵恨累日。視聽穎敏。用意周密。皆白人之所不及。雖悃扑有可愛者。要之皆猜忌之性。使然也。居常以戰鬥搶奪為業。連黨結隊。推彪武過人者為酋長。軍行不設陣營。露宿原野。熾火以避猛獸。不備輜重。所在射獵。獸肉充糧。無攻戰隊伍之法。專以襲擊為主。入林莽踏荆棘。出沒變化。所過蹤跡。以木葉覆之。有所斬獲。剥其面皮。驍將勁卒。必藏人面皮。或懸之屋上。或貼之衣帶。語軍功。必先舉所貯面皮。多少矜其勇。遇俘獲。尤殘忍。其法。男女老幼。執棍梃。竝立二行。令俘虜趨走中間。自左右亂擊斃之。或縛之樹梢。相距數十步。投鉞於虜面上。目眩心悸。見以為笑樂。中者為拙。不中者為巧。殺之之法。先熾薪灸之。繼以箭射。虜亦往往不屈而死。隊中有陣亡者。則往往養降虜為之嗣。有武幹者死。則以刀鉞弓矢。及所愛之犬。殉埋。皆謂生死幽明。雖異途。此數者不可一日少之。葬埋之儀。或用棺。或土葬。無定法。子死。則其母掛尸於樹枝。每風起。尸動。哀歌哭之。守父祖墳塋。尤謹。有發掘者。力拒之。皆以為死者再生。為惡者。來世墜苦界。為

者。力拒之。皆以為死者再生。為惡者。來世墜苦界。為

善者來世生樂國。所謂樂國者。謂百獸齎集。便田獵之地。各部種族雖不一。其風俗人情。大抵相同。

自一千五百六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十一年。

英人臘里建都城

自科倫布覓新地。後數年。歐洲人雖屢往來。未知合衆國地方。為沃土。一千五百六十五年。西班牙人某來福落里。得墾開其地。營聚落。立市街。白人開聯邦。是為始。後十四年。法人移住于新蘇格蘭。法人產不璉。來加拿。今貴壁邑。即是也。紐約有產不璉湖。因產不璉始。覓此湖。故名。當此時。亞米利加北方。管子佛。南

方管于西。專事開墾。日益繁殖。英人亞願。欲奪而據之。英人臘里。英國女王寵臣也。以二舟載英人。航諾格阿利納。探討其海岸。所至土人迎勞。土蕃女酋某。享之于長嶋。臘里携土蕃二人而歸。說其土地肥沃。草木暢茂之狀。女王大喜。命臘里率國人數百家。徙居。且名此地。曰費爾治尼亞。費爾治尼亞。英語貞潔。即讚美王后之意也。而臘里撫御無法。土人有小過。則火部落戮殺之。土人憤怨。人思報復。英人亦察事之。无成。往往逃歸。居者悉為土人所殺。而臘里不覺其志。益遣國人建都城。名曰臘里。以糧乏。歸國辦理。

二年而來不見一英人。臘里始驚罷墾關之議。後謀
 反處死。臘里往來亞米利加。齋諸菓實所在播種。歐
 州有烟草馬鈴薯。始于此也。臘里始携烟草歸。人未
 知喫烟。一日從僕入室。臘里方喫烟草。見其烟裊裊
 繞室。驚以為失火。倉皇取麥酒。濕臘里衣上。馬鈴薯
 亦盛行。如阿爾蘭貧民。概以馬鈴薯充糧。云

英人紐波的開占士

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英國船將紐波的欲移住長嶋。率眾
 航海。遇颶風。漂抵諾範爾河上。檢出一沃土。建一市。
 名曰占士。此地土蕃酋長布魯克巴之所管。克巴為

土人所推服。甚有威名。土人見白人繁殖日盛。不喜。
 克巴曰。彼所據彈丸黑子之地。安得害我。不以為意。
 紐波的再至。占士眾不服。此地氣候不佳。疫病盛行。
 死者相繼。紐波的大失望。土人謀乘虛襲擊。憚船將
 須密士威名不肯發。云

英人須密士請番情

須密士英國人。為人剛毅。有權略。勇於敢為。年既長。
 漫游四方。是時阿蘭陀叛某國自立。兵爭連年。密士
 往從之。未得志。逃之法蘭西游。埃及探討名區舊蹟。
 將航某所同舟者。憤其無禮。拋之於海。因達一嶋。飢

其會有一舟人憐之載去密士屢以剛愎取禍而猶不懲嘗於本何里與土耳其人相搏被創略賣為奴押送邊陲密士伺隙劫番卒乘馬潛行莽蒼中踰峻嶺絕險至俄羅斯既而歸英與紐波的謀將開新地航費爾治尼亞土人逆擊之密士挺身上陸伺其動靜戒舟人勿妄出衆不可陸續上岨逢土人要擊皆被殺密士大怒斬敵三人誤陷陂澤中度不能免出降土人見密士佩刀皆畏不敢近密士拋刀以安衆心密士固知土蕃蠢愚可欺懷出羅針盤示之土人見其針指北不易方位大奇之乃誑之曰某林中必

有某物汝往視之果如其言大驚以為神蓋密士預令人匿處之也土人檻致密士於克巴所克巴使衆議其罪當死將撲殺之會克巴女布嘉本達斯至以身蔽密士哀請甚切克巴許之達斯年甫十二以婉淑為土人所愛重密士務悅其意常為達斯說歐洲文物之美達斯心竊慕之土人數欲戕密士達斯申救甚力土人遂赦密士送還之占士以是克巴與英結和好達斯亦與英人相狎英人飢則躬親饋食土人謀襲英人達斯聞之夜穿叢莽潛往告英人為備密士歸占士居民僅四十人未幾紐波的徒人民糧

餉一千五百八十年密士乘巨艦探視遮士畢海港某
 某大江皆注于此密士以土產貨物與土番貿易跋
 涉旁近地方探索殆遍乃作地圖紐波的亦率國人
 來住而人人游惰涉日謀生不勤遂無成功後特拉
 華奉英王命督費爾治尼亞以船九艘載國人及糧
 食至占士最大一舟遇暴風後至先是密士在占士
 事務叢委身擔當之及特拉華至不喜曰彼安得役
 使我人構異同不務耕稼既而糧匱人人有菜色克
 巴視英人日多開拓草萊勢漸逼巴心思惡之不復
 通販賣密士固諳番情欲往說之懷一美玉往見克

巴時出弄之克巴問曰玉何所用密士曰此我國王
 之所佩他人不得輒佩克巴艷羨不措請以穀數百
 石代之許之密士又以銅罐易米麥英人得不飢密
 士之力也火藥倉火密士傷遂歸國密士既去百事
 糊塗人始服其才略既而土人苦英人誅求謀襲擊
 之英人大恐逃去居者皆餓死特拉華將大開費爾
 治尼亞說西人運牛猪代烟葉以其所得徙人輸糧
 一千六百二年龍動結會社謀開新地遣婦人九十
 人嫁移住者約娶者納烟葉資旅裝此地錢貨太少
 乃以烟葉代錢貨以平物價自是費爾治尼亞生聚

密士諳番情
 牙和堅志

日繁貨物輻湊。遂為繁盛之地。甫嘉木達斯為英人所捕。英人責贖金。拘留不還。克巴大怒。欲攻英人。達斯有姿色。英國商落爾布者見而悅之。請娶。克巴許之。達斯遂捨蓄教。奉耶蘇教。落爾布與達斯歸英。英王築室於宮中。迎之。恩遇太渥。密士亦來謝舊恩。人皆榮之。英國嚴寒。達斯不能堪。欲歸。費爾沼尼亞不果。罹病而死。有一子。初達斯之至。英克巴令親信者從往。以察英國動靜。親信者歸。克巴備問英國事情。曰。英國人民之眾幾何。曰。試算在天之星辰。在木之枝葉。在地之砂礫。豈可算盡乎。

布的遜檢出紐邦

此時阿蘭陀人屢與東印度通商往來。而未知米利堅西北二方。直接冰海。以為舟自大西洋直航太平洋。則道程甚近。運輸極便。乃遣善航海者布的遜。向西北。檢海路。不能得。乃反舟。更航新地。自緬邦南下。探視費邦海岬。遂出鳥遮爾些長鳴之間。得一海峽。入之。遂至紐約。檢諾蕓爾灣。土人捕魚者見之。大驚。告之。鄰落土人麇至。見遜舟。或為泛水之屋。或為一。大海族。擬議不一。一人曰。安知非神駕。大舟惠顧我輩乎。眾皆曰。然。設盛饌待之。嚴如享神之禮。遜被緋。

自一千五百六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十一年 十四

衣率衆上岍儀觀甚偉土人環視羅拜遜出酒一壘手觴土酋不敢飲以次傳下坐者皆不飲蓋以酒為毒物也有一人謂衆曰不飲之則必觸神怒死一耳與其觸神怒而死孰與飲之引觴一啜眩暈立倒衆以為中毒而死少焉其人起身謂衆曰吾飲之陶然入樂地如夢如幻生來无此快事衆聞之爭飲果如其言土人自是嗜飲乃名其地曰滿巴但即蕃語醉宴也遜將得土人心翌日贈日用什器若干品土人大喜而不知所以用之或掛鉞於頸以為飾或以伸縮布為烟囊遜沂諾藐爾灣至亞爾馬紐與土

人結好歸國告以此事翌年再航探視北部得一大河名曰布的遜時既嚴冬河水堅凝舟不動遂死後蘭人繼遜屢航此地以諸什器易獸皮獲利巨萬商旅續至遂築壘塞數所防土蕃抄掠與土人貿易曰愈致富饒築砦于滿巴但茅舍圍繞名曰紐安特堤于時一千六百十四年今紐約是也蘭人性柔和善遇土人不貪奇利嗜烟葉烟葉漸行買地必償其金此時滿巴但未開蘭人唯以金二十四元得其土自是以前來往者概皆烏合其挈妻奴來住此土者實始于一千六百二十年命其土曰新荷蘭

卷一 遜檢出紐邦 紀敘土利行

英人奉新教者徙馬邦

密士又航新地。覓可開之地。得緬馬洩未斯等地。名曰新英。當此時。英國教法有二。一曰羅馬加特力。舊教是也。一曰波羅特士。新教是也。二教各分統派。分爭有年。既而舊教盛行。奉新教者。不屑受制於舊教人。一千六百二十年。其徒携家眷。航新地。船名曰馬伊布盧和留。聞布的遜河。岸上地可開。從流而下。為暴風所漂。至葛布剛突。此地屬馬邦。其徒上岸。探良地。地氣沍寒。積雪如銀。荆榛滿地。荒涼特甚。時見墳塚累累。相接。遣小舟更下。寒氣益烈。衣凍如鐵。土人或披弓矢。來拒。矢如雨。英人發砲。轟然如雷。土人大驚奔潰。乃覓得一埠。土性比初所達之土。稍肥沃。可耕種。眾大悅。名其埠曰毗理。某乃率本船所載眾。同往。時方冬月。以其肩風雪。觸瘴癘。皆得異疾。死者相繼。強壯者伐林木。建屋宇。僅蔽風雨。有二。人入林莽中。刈灌茅。日暮迷失道。會大風雪。避之。巖洞。聞風聲怒號。謂獅子突至。怖甚。攀樹避之。朔風凜烈。面皮欲裂。天明漸得歸路。眾踪而尋之。不得。謂已為土人所捕獲。既而歸。大喜。至翌春。天氣扇暖。病者始差。每晨夕。遙見炊烟起。始知近傍有土蕃聚落。將往探。

人或披弓矢。來拒。矢如雨。英人發砲。轟然如雷。土人大驚奔潰。乃覓得一埠。土性比初所達之土。稍肥沃。可耕種。眾大悅。名其埠曰毗理。某乃率本船所載眾。同往。時方冬月。以其肩風雪。觸瘴癘。皆得異疾。死者相繼。強壯者伐林木。建屋宇。僅蔽風雨。有二。人入林莽中。刈灌茅。日暮迷失道。會大風雪。避之。巖洞。聞風聲怒號。謂獅子突至。怖甚。攀樹避之。朔風凜烈。面皮欲裂。天明漸得歸路。眾踪而尋之。不得。謂已為土人所捕獲。既而歸。大喜。至翌春。天氣扇暖。病者始差。每晨夕。遙見炊烟起。始知近傍有土蕃聚落。將往探。

之。土人佐無於世津登來見。曰：此地本土人所據，保聚繁育，為一大部落。二年前，疫疾流行，死亡略盡。遂致土田荒蕪。今貴國墾此地，大為可喜。佐無粗解英語。恠問之，佐無曰：前年有英人航至此者，就而學其語。先是，法人亦曾航來此。土人殺之，奪其船隻物貨。屬一人，斬辱之。其人憤激，曰：汝曹無道，虐殺無辜，白晰人。神人共怒。天將罰殛之。土人嘲笑，曰：鬼神雖有靈，安得罰強勇種族乎？既而疫疾流行，死者相繼。埋葬野外，始知向所見墳塚累累者是也。乃厚遇佐無，遣歸酋長馬洩朱些斯來謝。英人加禮遇，贈以飲

食雜具數十品。亦訪些斯報之。務結和好。會些斯臥病。土人固不知醫藥，有病者歌舞符咒，祈神以祛。英人教之，斥去此輩。投之所齎之藥，一服乃差。些斯大德之，情交日厚。而土人不悅，贈英人一百箭、箭筈，以響尾蛇皮纏之。蓋土人啓爭端，必先贈以此箭。英人亦以彈藥報之。樹柵築壘，預為兵備，嚴不可侵。土人大畏，不來犯。英人乏糧，饒土人閱糶。英人欲捕魚，克糶土人，不敢給。舟網，英人有不能具。明日之食，而就寢者，會有英人來戮力墾闢者，待之以乾魚、白水耳。而人人發憤，開草萊，專講農務。經三、四年，五穀大稔。

英人來遷者日衆。至一千六百三十年。人口三百。蔚作邑里。自是玆理某日愈繁盛。是年英人奉新教者。共謀開拓玆理某北方。移堅不列癡波士頓等地。此地皆統屬馬邦。糧貯窘乏。飢寒交至。而其志不少撓。益務開拓。數年之後。田土墾闢。物貨滙聚。作水車。安之河上。磨麵麥。織絨毡。凡百作業。皆以水車代人力。以其所得。與諸邦貿易。商旅輻湊。如水赴壑。波士頓不特為馬邦首邑。實在英屬部中。為一大都會。撒冷人。姓羅查。名維廉者。為教師。其所說大異新教。且大言曰。天下得耶蘇聖教。真統誰出我右者。馬邦之民。皆厭惡之。欲逐之於英。維廉聞之。欲覓新地。可據者。更開一教派。乃去馬邦。草行露宿。飢寒交侵。跋涉三月餘。到納爾臘幹些的。托一土人家。土人善遇之。維廉設方略。買得一廣地。大悅。拜上帝。名此地曰普拉。以登茲洋語。天福也。羅波阿的。嶋在納爾臘幹些的。海岬。山水平遠。風景絕佳。土人呼曰。平和嶋。維廉募黨與。買是嶋。墾土田。南方有一大塔。古色鬱然。不知何人所建。近傍有市。曰紐波的。乃紐波的所開也。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一終

奉新教者徒馬邦

聖曆社刊行

米利堅志卷一 自一千五百六十五年一千六百二十一年終 十八 光緒二十一年

繙譯米利堅志卷之二

宮城縣仙臺

岡 千仞 同撰

河野通之

自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至一千七百三十三年。

英人徙牛邦及干邦

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英人遷徙于牛舍布什爾。創道路。建屋宇。大設商館。後英王以其地屬馬邦。別為一邦。阿蘭陀人亦來干捏底格。墾其岸上。干捏底格。洋譯長江也。此地河道數十。最大者名干河。阿蘭陀人

築堡于哈弗的。與土蕃通商貿易日盛。馬邦人民聞
 干河富饒。夙有日。一千六百三十三年。玳理其人
 玻廉欲移住干河。舫載家具于一小船。下河。蘭人得
 此地。以來。壟斷其利。有年。不欲外人移住。見玻廉載
 家具來。大怒。上堡注丸。大炮。恐嚇之。曰。此地我所管。
 不容他人至。汝宜返棹。否則必戰。玻廉不以為意。會
 風駛。舫行如矢。乃過烏璉德索爾。二三里。上舫。經營
 屋宅。其人聞玻廉探得干河。陸續追至。生聚保育。建
 堡于河口。守之。名曰塞福落谷。自玻廉探得干河。後
 二年。馬邦民追踵。闢荆棘。穿林莽。移牛豬。開牧場。時

既嚴冬。河水堅凝。牛豬凍死。徙者僅得保命。翌年。集
 波士頓。民一百人。舟載牛犢來徙。飲牛乳。充糧食。建
 哈弗的。及伊瑟爾。西布利多等市邑。

非剛土之亂

此間土人。有一種族。曰非剛土。獷狂特甚。住于僧斯
 河。東南。自英人移住于此。土人獵牧之地。漸為其所
 兼併。互相論爭。怨隙遂深。一日。商人某航海。逢土人
 乘大舟而至。見其標識。乃英人阿爾的巴之舫也。商
 人竊疑有異。伺見之。土人惶遽。投海而逃。商人檢舟
 中。得的巴屍。被創數所。流血淋漓。以網蔽之。蓋土人

殺之奪其舟也。新英之民聞之大怒，欲報其仇，率兵伐非剛土。土人竄匿，乃火其房屋積聚，土人憤激，所在嘯聚，要擊行旅，射殺農夫。見英人，不問婦女嬰孩，縛諸竈上，高之相言曰：非悉殲英人，則禍不已。結納爾臘土人，欲以舉事。波士頓人聞之，大恐，乃以嚮所逐教士維廉為納爾臘人所信，與之解怨，使其游說納爾臘人。維廉犯風雨，乘單舸至納爾臘，會非剛土之使來，要維廉百方說破，遂立約，援英人，絕非剛土。波士頓之民大喜，夜襲非剛土，土人不意其猝，至大驚擾亂，乘機放火，驅之烟焰中，亂射蹙之，斬獲六百

人。翌朝，非剛土之在別堡者聞之，稀突來逼，英人力拒。土人奔潰，追擊殲之。於是乎非剛土無復遺種。

英人巴里底莫開瑪邦

一千六百三十八年，英人奉新教者，亦來新英，開海港，名曰新灣。至一千六百四十三年，新英所管凡五十部落。此時英與法蘭西阿蘭陀爭疆場，而土人亦屢來寇。於是毗理某馬洩朱些斯干，掘底格新灣諸邦，連盟約，互相出兵救援。名曰新英會盟國。英人巴里底莫欲開新地南部，恐官吏掣肘，不終其功，乃說王后瑪理曰：發號令，開教派，各從其所好，蠲征稅，盛

生理凡百政令不自中制之預賜之誓書使人人長
得有自主之權則開拓之業可奏一大功也功成而
後使之臣事英國長守藩服之禮則亦可不乎瑪理
然之遂名其地曰瑪理蘭底莫至新地南部經紀庶
務未竣功而卒其子須塞爾代任將大成其業一千
六百三十四年與二百餘名泝波多麥河即瑪費二
邦分界一大河也買一地開聚落贈土人以刀鉞器
具土人大喜教之蒸黍為餅蓋報之也英人之徙瑪
邦也天氣清和糧貯粗足無復飢寒之憂費邦土人
亦為之奔走經營故視諸他邦新徙者得無匱乏國

人聞之陸續踵至先是西列慕爾者開商館于瑪邦
占斷其利迨塞爾至不奉其法塞爾怒討滅之境內
因安名其首都以其父名曰巴里底莫

英人取特邦

一千六百三十八年瑞典人航特拉華灣檢其堤岬
開墾荆棘建城塞創道路瑞人來遷者日多名曰新
瑞典先是阿蘭陀人居新荷蘭者來開特拉華遇土
人無狀土人怨叛不能成功而去至是見瑞人來徙
日致繁殖艷羨不已一千六百五十五年以須占佛
產多為將責瑞人曰此地我邦所開子輩不告我恣

徙人民不可不討。產多為人勇敢。大小數百戰。傷脛
為跛。驍名愈著。奮戰破瑞人。奪其土。遂廢新瑞典名。
復舊名。阿蘭王以產多為特拉華都督。英王聞特拉
華土地肥美。起大軍伐之。軍至紐安特堤。贈書產多。
諭降。產多大怒。手裂其書。示無降意。裝大小炮。曰。敵
至則斃之。一擊之下。產多長攻戰。而短綏撫。人人有
叛心。皆曰。君欲戰則戰。如僕等不欲也。產多無奈之
何。遂降。於是特邦近傍。阿蘭陀屬部。望風披靡。不血
刃而降。遂併紐安特堤。及新荷蘭。封王。第約名此地。
曰。紐約。時一千六百六十四年也。英人得新地。疆土

日愈大。沿海地方。自緬那至福那。皆屬其。鳥遮爾些
兄弟者。王身故舊也。王身之得新阿蘭。分一部與鳥
遮爾些兄弟。政度一從其所為。遂名此地曰鳥遮爾
些。鳥遮爾些。由是日漸富庶。

布亞伊黎福之亂

非剛土亂平後。新英諸邦與土人和好。疆場稍屬無
事。土人種族。烏亞者。住于羅波阿的。其酋布亞伊
黎福者。馬洩朱些斯之子也。英人之徙納爾臘者。伐
林木。闢草莽。土人牧獵之地。亦為其所。舉闢。土人恐
其逼。謀襲英人。土人與英人親善者。私告其謀。土酋

自千五百五十年至千七百五十年 五 朱啓社行

以其漏機密殺之。英人大怒，捕土人三名，絞殺之。土人憤甚，說黎福舉事。黎福固與英人結好，且知其不可，歛依違答之。而土人強逼不已。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土人遂舉兵入馬邦，放火村落。英人來援，土人伏兵茂草中，要擊英人。英人大敗。英將哥羅斯率手兵三十人，巡行海岬。土人要擊羅斯，以眾寡不敵，據崑石。銃戰，敵丸皆汰其頭上。戰至夜，硝藥已盡。土人乃退。黎福集土人百方，說諭土人，固知黎福有謀略，謂可倚賴。來歸者三千人，軍氣大振。時方嚴寒，不能出兵。至納爾臘，負險阻，構堡塞。至十一月，冰雪始融。英

人率千餘人而至。至則罽柵嚴然，溝渠繚繞，架獨木為橋，僅通往來。英人自橋上進。土人善拒，溺死者數百人。乃設方略，潛入堡中，放火。烟焰漲空，全軍乘機奮進，縱橫衝突。所向披靡。土人奔潰，乃四出追北。殺傷無算。黎福僅以身免。行風雪中，不食者累日。經數日，英兵擒納爾臘酋長嘉諾，占德而至。英人斬侮。百方。占德意氣自若，無少恐怖狀。英人奇之，就問戰略。占德笑曰：汝輩何知？若將帥來問，吾且指授方略。英人謂占德曰：汝諭土蕃令降，則吾貴。汝死，占德曰：戀生忘義，豈大夫所為乎？遂不可。英人殺之。黎福收拾

黎福之亂

自一千六百五十五年一千七百二十三年 七

人心○務為○偃蹇○其人欲討之○克列喜得○土人貿易稅○
金○不○欲與之○開釁○土人愈陸梁○時來侵掠○而克列不
敢較○人皆咎之○怨讟盈路○其人巴剛者○為人勇敢有
才略○偶來○費邦○衆推為將○以抗土人○巴剛亦見土人
跋扈○心甚不平○遂募兵伐土人○克列以其不告己○大
怒○誣以謀反○一千六百七十六年遣兵攻巴剛○巴剛
固得人心○每戰克捷○克列不能支○遂去○占士○占士之
民恐克列再得志○自火占士○未幾巴剛死○克列再得
勢○殺巴剛黨二十一人○殘暴益甚○既而克列有罪歸英○
遂死獄中○人人快之○先是治費邦者○概無遠略○徒貪

財賄○人苦誅求○皆不喜○其人來管自占士○懼兵燹以
來○不復經營屋宅○散處田野○播雜穀○植烟葉○僅給衣
食○費邦草樹滿野○蓬蒿陰翳○河無橋梁○陸無鐵路○以
木構居○不重不劉○窓戶不用玻璃○以板掩之○且文學
未開○不復知新聞書籍為何物○

英人闢叟諾二邦

一千六百五十三年○費邦人聞北方天時清和○土壤
腴沃○先至○諾格阿利納○墾闢甚力○一千六百七十年○
英人至○叟格阿利納○經紀田里○後二年○闢查爾士頓○
其地道路四達○貿易日盛○法蘭西蘇格蘭阿爾蘭之

民聞之競裝舟艦來者如歸英之守叟邦者議增稅額人民皆曰諾叟二邦宜稅額均同而獨厚歛叟邦不可也抗辯不措守官知其不可奪議遂寢而新徙人民概皆無業之徒闢草萊鋤荒蕪備極艱苦英王遣大臣督邦政而前後至者概皆不通下情逼勒人民脫削膏血以富囊橐為事人人不堪連黨爭訟官吏震懾不知所為於是諾叟之民始得保有自由自主之權洋譯語北曰諾南曰叟二邦所產米穀烟葉輸出歐土得利巨萬人民未知其土宜綿花至是多種綿花其利殆次烟葉

英人邊西氏闢特邦

一千六百八十二年英王封船將邊西氏于新地邊西氏屢立大功王賞以金不受請得土地乃封以特邦西方之地名曰邊西威業洋語邊氏林野也此地本瑞典人所開拓此時既歸英國邊氏有子曰維廉維廉奉格厄里教格厄里教行四方也久矣其徒持戒謹嚴不近婦女被大帽謁國王奏對不稱陛下其與長老語不敢屈下無貴賤老幼引接盡歡以仁慈為主不喜戰鬥殺戮及新教盛行英人禁是教有犯者必罰之維廉銳意主張是教英人捕之拷掠百端

維廉不少屈請得可據之地開是教未果會其父受封新地維廉踊躍率其徒若干人發達特拉華灣翌年開一埔於特河岨上名曰費勒特費勒特費運輸頗便於聯邦為第二埔頭維廉欲攬土人之心召集土人坐大樹下接遇盡歡贈賄有差誓曰日月不照臨則已苟能照臨世世子孫永結和好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土人自是與邊邦親善不敢來寇費勒特費日愈開拓人人富饒他邦人民聞之絡繹踵至厦屋層起市井相望其繁盛勝紐約云

英人使土人奉新教

波羅特士教人篤守教律志操廉潔持法謹嚴剃髮被髮以飾容儀禁婦女長袖緩帶戴綃帽祈神說法盛築禮拜堂其徒皆止宿堂外有懈禮拜者則罰之尤惡奉他教者見奉格厄里教者捕之鞭笞雖至死不顧欲令土人奉其教遣教師姓占音名布拉伊阿多諭之阿多以蕃語譯耶蘇經文開鄉學教土人又使子弟輩教蕃婦以紡績土人感其德不敢背叛

法人開加拿太

一千六百八十年法人沂桑羅梭索川開貴辟與土人通商獲利巨萬法人聞之移者日衆遂開加拿太法

人素奉舊教。欲傳之土人。遣教師導之。土人獷悍狼戾。不知教法。為何物。教師至。則殺之。法人城于米世。幹伊利那倚。以自守。某國教師有德威仕者。謂土人頑陋。皆不信教法。之所致。至莫巴克。反復申論。土人怒。欲殺之。阿蘭陀人贖之。得免。某國又欲遣教師諭莫巴克。土蕃德威仕請行。曰。此行吾必不歸。乃至莫巴克。莫巴克果惡其倔強。殺之。當此時。四方教師屢遭土人殘害。猶不敢屈。周流諸部。以開教派。為己任。而其決然勇往。至死不悔。如德威仕者。蓋寡矣。

法人羅撒爾檢出祿那

法之教師麻利格的及如雷的二人。跋涉險阻。遂檢出密士。失必河。上流蓋德曾的所未至也。公河而下。所至土人盛饌犒勞。至米世。幹說教法。諭土人。辨論切至。土人大怒。擄之。遂死獄中。羅撒爾亦為法人。駕大艦航新地。沂密河。探一大瀑布。曰桑翁。疏利。築堡與土人貿易。下密河。達墨是科。名其堤岸。曰祿細亞。那祿細亞。那即法蘭西王名也。羅撒爾已檢出諸部。將開密河堤岸。歸法國。募人民。備糧貯。裝船數隻。而發比。至德過瑟斯。遭大風雨。舟艦破碎。乃留眾于德過瑟斯。以餘眾陸行。至加拿太。羅撒爾此行雖不成。

功而祿細亞那之名長傳不朽者實因其所命也

英法爭疆場

法人開拓加拿太為一太部威行傍近土人懾伏當是時英人所據且數百里威權隆赫諸邦莫能及英法舊不相下至是數爭疆畧怨隙益深一千六百八十九年英法構兵連戰新地騷然人不聊生此時英王以名維廉人呼曰維廉之戰英人姓麻如爾名阿爾土倫者為法官住牛邦道貌爾與土人貿易土人負欠不償土倫苛責之土人怒欲報之一夜令蕃婦敲土倫門請曰旅行入夜疲頓不能行乞宿答下允

之家人就寢其婦自內啓土人執縛土倫安之椅上一笑且罵曰汝為法官今審判何如割及腹中割成十字形逃去縱火近鄰四出擄掠英人大困法人唆使土人襲須占牛克達度須占牛克達度距阿拉巴麻六十里為一大邑壘柵完固置戍卒守之土人乘夜來襲戍卒熟寢乃排柵門大闕而進居民驚愕失措土人亂擊捕斬無數既而英人聞法人之嗾土人大怒率二隊軍攻法人一向玳理耳一向貴辟皆不利英人某婦有病抱兒而臥土人來劫擒婦及奴婢而去其夫出耕聞之馳至不及避匿童孩以銃自守婦

英法爭疆場

及奴婢竊謀逃去。奴問警人曰：「我好勇武，而未知殺人之法。」警人備說其法。夜半警人就寢，婦及奴婢執刀殺之。一如其人，所說乃走歸。

英人與法人西人戰

一千七百二十年，西班牙、法蘭西來住者，惡英人威權，出已上，唆土人攻之。新地西南，兵火蕩然。時人呼曰：「安紐之戰。」安紐，英國女王之名也。英人某督，叟邦伐西人於福邦，柔阿克須陳比至城下。西國軍艦已達海岬。英人後顧狼狽，棄糧饟而還。英人怒，土人屢助西法起大軍進伐，火聚落，斬獲無算。法人聞之，攻查爾士頭。英人奮鬪，奪其軍艦。英人雖屢克土人，侵掠益甚，不得耕作。大困。一千七百四十年，法人率土人寇度也。波爾度也。波爾在馬邦北方。英人每夜巡警，至曉而散。法人謀知之，黎明伺警，散冒雪踰柵而入。縱火延燒廬舍，炮丸雨注。英人不能支，潰走。被捕斬者不可勝算。維廉守度也。波爾與其婦及五子皆被虜。行風雪中數里，其婦途死。經數月，英人贖維廉。維廉與其女于土人，獨與諸子歸度也。波爾後有蕃婦來，度也。波爾容姿不類蕃種。婦曰：「我維廉之女，勸之留居。」婦曰：「吾豈忍背夫棄子乎？」遂歸加拿太。

自一千七百一十三年至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十三

卷之二

法人開紐阿爾連斯

法蘭西王欲成羅撒爾之志遣國人數百泛密河沿
岍而溯築堡于那多占徒數百人一千七百一十八年
開紐阿爾連斯紐阿爾連斯在祿細亞那近傍為新
地西南一大都會也那多占有土人聚落法人欲奪
而拓之土人大怒襲法人除童孩婦女外悉屠殺之
法人居紐阿爾連斯者聞之來討之悉殲土人

英人阿爾塞疏里布開佐巴紐斯

一千七百三十三年英人阿爾塞疏里布奉王命率
國人數百達佐巴紐斯川建一市名曰佐巴紐斯街

衢四達甃以瓦石四郊開花園植花卉以為游息所
人勤生業大致富饒四方來徙者日衆初疏里布之
至佐巴紐斯酋長迎勞以水牛皮贈之皆以鷺頭鷺
皮飾之曰聊以表信也疏里布以恩信撫土人土人
親而愛之以故終始無事得致大盛

自一千七百三十四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

華盛頓奉使命

英法開拓新地割據各隅時出兵爭疆場事久不決
法人探得密士失必呵海呵兩河堤岍徙國人實之
與土人和共襲英人毀市廛擄商賈歸加拿太既而

土人居呵河岍者與法人隙遣有武幹者一人詰法人曰本部土地天之所附與我我世世有之而貴國不請我而擅拓之我不知何意法人曰此事非汝輩之所與知也土人大怒與英人釋憾共攻法人英人守費邦者憤法人數侵其界欲遣使詰之而難其人得姓華盛頓名卓爾治者費邦人也住婆多麥堤岸為人深沈有識量幼與群兒嬉戲群兒皆出其下嘗得一谷欲試利鈍斬伐園中花木其父素好種樹見之大怒呼頓詰問意色甚惡頓恐得罪將托之他人既而謂人無誠信則不可以為人乃告實曰是皆兒

之所為非他人所與知兒不敢欺大人以重其罪父聞之怒釋抱頓嘻曰兒幼知誠信可貴吾不忍鞭之頓誠信不欺概此類也既長善測量術測量婆多麥河堤岍跋涉險阻射獵猛獸屠其肉生食之其母飼二悍馬里中少年皆為其所踉蹌莫能馭之者獨頓騎之縱橫馳騁無不如意眾皆奇之頓以誠信剛猛為一鄉所推服費邦長官聞而奇之以為邦有緩急此人可用也至此命頓奉使與法人論事頓至邊西威業地方乃法人所城見法將某論疆界某曰汝國無禮明春我將率水師下呵河問其罪汝速歸能備

之。法人以利。哨頭從者。叛之。頭知事不成。遂歸時已
 嚴冬。寒甚。所乘之馬凍死。連日行風雪中。土人以銃
 狙擊頭。相距咫尺。不中。乘筏下河。河水堅凝。筏不前。
 以竿盪之。筏傾墜水中。從者援之。幸得不死。歸費邦
 復命。且策法人來寇。陳禦備之方。曰。築堡于邊丁次。
 甫雷。具據險待之。英人然之。命頭守之。邊丁在費拉
 特費。頭往伐林木。築一大堡。堡成。歸具軍糧。法將太
 具紐。乘虛襲取。乃以其名命堡。頭至急攻復之。法人
 更舉大兵來圍。頭進退無據。佯乞降。懈敵。反運糧食。
 乘間班軍。不損一卒。人多其能。

華盛頓知兵

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英王遣大將軍武羅。土津具率
 大兵。至新地。武羅取路叢莽中。襲太具紐堡。頭從在
 軍中。說武羅曰。土人桀狡。必有伏兵。勿輕進。取敗。武
 羅曰。我提大軍深入。彼必膽落魄褫。棄甲走而已。未
 至太具紐。三里。土人扼險。巨巖為壘。伐喬木。構柵。伏
 兵。三所以待。武羅暴進。陷伏。彈丸雨注。全軍崩潰。輜
 重器械悉委之。敵唯費邦。真人。屢與土人戰。洞悉敵
 情。止戰拒之。武羅欲止潰兵。勸氣指揮。遂被重傷。於
 是眾以頭為知兵。代武羅督軍事。頭回軍先眾衝突。

敵陣。敵皆注目。發砲狙擊。彈丸貫衣者四。所騎二馬皆斃。而頭不被一傷。人以為天助矣。此後法將守太具紐者。聞英軍壓境。欲棄堡。部將某不肯。既而土人來援。軍氣大振。遂敗武羅。初英人聞武羅至。謂平寇在旬日。既而大敗。眾皆失望。會英將某敗法人於卓爾治湖。軍氣大振。遂得略有馬邦東方之地。今之稱紐武羅。須字井具者是也。

法將瞞鑿有威名

一千七百五十六年。法王遣瞞鑿督軍事。瞞鑿法之名將也。固知英將暗弱可乘。一戰虜之。自加拿太率

法人及土人。至卓爾治湖南岍。攻英塞。英將威武在別堡。相距十餘里。守塞者晨夕待其來。援威武。瞞鑿威名不敢出。守寨者糧貯皆盡。遂乞降。法人放還之。英人大喜。相率出寨。土人一斬獲。免死者止十餘人。英將概皆怯懦。軍無節制。每戰皆敗。於是法人所略有之地。二十倍於英。去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英王掄將帥某某代之。新蘇格蘭東北有一城。曰呂伊。須甫留區。法人守之。英將環攻。累日不能拔。奪大炮若干。而歸。瞞鑿在丁根泥呂。我英人率精兵若干。伐之。瞞鑿奮激拒戰。英兵辟易。追擊之。斬首若干級。

華盛頓為紳董

華盛頓欲攻大具紐堡先令斥侯十餘人伺之皆被
捕獲乃悉精銳攻之瞞鑿知不能拒燒火藥倉率眾
逃去華盛頓樹旗幟于堡上以示遠近費邦以軍數
勝疆日廣建議院邦人邊丁者素精政事學眾推為
議長名此地曰邊丁甫留具而以頤屢立大功名望
漸重推為紳董邊丁謂頤曰公碩德重望輿論所歸
故有此舉沮有所建明以稱眾望頤起立變色辭避
再三邊丁嗟賞曰公不啻勇武過人謙恭如此豈常
人所能及哉

英將吳爾富攻貴壁

貴壁於法屬部中尤為强大據山設堡斷崖二百仞
瞞鑿率強兵守之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夏英將吳爾
富以兵八千攻貴壁相持數月吳爾富謂決機取勝
在于用奇乃下河水出城背有一條路直達城門夜
半揀勁兵攀巉巖而進候卒覺之發炮拒戰英兵不
以為意直進入城瞞鑿聞炮聲蹶起曰大事去矣率
麾下奮鬪英人殊死戰莫不一當百法人大潰瞞鑿
立彈丸中收潰卒被重傷而死吳爾富亦被重創將
死拜上帝曰此一役足以揚我武我死無憾矣兩軍

已失主將而英軍勇進不顧奮鬪三日遂取貴壁翌年陷滿理爾自法人失此二部加拿太孤立不能支以城降英與法相持六年餘兩軍殺傷數百人兵爾富瞞鑿俱為勇將角逐累戰力不相下及其死人皆惜之為誌兩將功狀立碑吊之至是英人所略有跨數百里法人遂不能復其地土人皆服屬於英

燕土路須不協人望

新地大定英王大悅遣大臣督邦政而大臣至者不用心於民事貪墨無饜唯利是視人人失望初英先王與徙新地者約凡百制度便宜從事不自中制之

令人人得保自主自立之權作誓書與之迨占士王立暴戾不恤下見新地民殷物阜貿易日盛心甚不平將征其利以先王有誓書先命燕土路須為英屬大都督令之奪誓書燕土來干邦大會邦人諭之還誓書邦人不得已奉誓書于案上日暮點燭有一人乘暗奪誓書匿之樹罅中燕土無如之何無幾占士王以無道為國人所逐於是新地之民捕燕土放還之英國英王以布連浮登茶雷督干邦軍布連出郊外閱兵眾不敢受布連之制推宇亞泥須於雷次者為部將布連出誥書長史宣讀諭眾宇亞令眾搥鼓

以亂其聲。布連叱之。乃止。須臾又搥鼓。布連憤然。意色甚惡。宇亞突起拔劍。擬其首。曰。吾於斬汝。何有。布連大怖。不復言。

英王征印紙

英與法構兵數年。耗費數百萬金。英王與紳董共議。曰。我與法人何怨。其所以百戰却之者。本為保護新地人民也。如夫費用。令新地賠償可也。於是凡百物貨之輸新地者。大加稅額。新地人民皆曰。英法閱兵端。職新地之由。則賠償之命。固不得辭。若夫加稅額。則万無此理也。且夫英國各邦。派遣紳董者。代各邦

人民參大政也。如我新地。雖名為屬部。未嘗派遣紳董參英國大政。其政令法度。一係自立。則英國紳董無為政新地之理。而新地亦無受制紳董之理。遂不奉命。一千七百六十五年。英王下令新地。征印紙。其法一切。借貸貿易婚嫁。皆納錢。請官印紙。自一錢至三十元。不請印紙者。論罪。人民大怒。費邦民聞征印紙。令下。皆集會于議院。有顯理者。剛毅善斷。進曰。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不得棄。人不得奪。所謂自主自立之權是也。為人君者。制之政令。立之法度。令人人得保其權。是以治隆德洽。萬生皆得其所也。今英王背

天理。戾人情。暴飲苛征。戮我人民。掠我貨財。貪婪無厭。亦何所底止。不及今絕之。則吾輩行為魚肉矣。有希英王旨者。責顯理曰。果如子言。是率民叛君也。率民叛君。豈人理之所為乎。顯理指陳利害。爭之甚力。眾皆同之。既而英船運印紙。至眾爭出。毀壞舟艦。寸裂印紙。喪服鳴鐸。以徇國中。蓋示舉國分必死也。於是英王停征印紙之議。而一切征稅猶如故。又遣兵守波士頓。兵至則四出。鹵掠殺市人三名。新地之民莫不切齒。英王欲改革茶額。先免諸稅。出諭曰。向例賣者納稅。自今以後。賣者免征。買者納稅。令下。人人憤怒。大會國人。約自今舉國不用茶。英船之運茶至者。悉驅逐之。不許購買。會英船三隻。運茶至波士頓。英官長諭邦人。令買之。邦人不聽。一夜募黨若干。換服裝。面擬土人。竊入船中。投茶數十百筐於海中。群呼稱快。船長大怖。自窓戶詞見之。眾靳侮百方。船長不敢校。

十三邦議負會于費特勒費

英大將計儒督馬邦。縱兵侵掠。所在騷然。一日群兒嬉戲。走池冰上。英卒數名來。錐破池冰。群兒懇請止之。不聽。叱曰。汝亦反人耳。群兒大怒。往謁計儒。訴英

自十七百三十四年至十七百七十五年

卒亡狀。曰：每事如此。吾輩雖童孩。不能復包容辭氣。憤然無少恐怖狀。計儒為之悚然。曰：吾不戢部下。至此。皆吾之罪也。自今部下為此等舉動。吾決不假借。慰勞遣之。新地之民愈積。不平皆思叛英。而英國強逼加征。邦人論爭數次。不聽。計儒以為新地之抗之。必有首謀者。欲以利啗之。以財之。未果。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十三邦議負。悉會于費特勒費。議舉大事。議論未決。顯理厲聲曰：今日之事。不須多言。苟不能獨立。則有一死耳。音聲如鐘。群眾聳聽。皆曰：然。於是編兵為伍。結伍為團。不問農高工賈。無事則就業。有事

則出戰。以備緩急。謂之分兵分者。一分時。謂應倉卒也。

波士頓人舉兵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英國紳董皆謂馬邦反形已成。不可不討。遣兵築礮臺于波士頓。嚴修守備。波士頓之民。納銃礮火藥于穢箱。運之近邑。剛哥的計。儒聞波士頓人。器械糧貯在剛哥的。欲奪之。夜半以八百人發。黎明達勒克新敦。勒克新敦在波士頓剛哥的。中間波士頓民覺之。鳴鐘發號炮。分兵四方。齎至往攻勒克新敦。英將整隊待之。銃丸亂發。分兵立死者

波士頓人舉兵

若干人。餘衆皆潰。英軍直進。至剛哥的。入民家。查檢
 器械糧貯。民家謀以糧貯。託賣麥粉者。英兵至。誑之。
 曰。小人賣麥粉為生。無故被奪。何以為生。哀請甚切。
 英人許之。奪兩大砲。而歸。米人與英構兵。始于此。名
 曰。改革之戰。初。英軍之向。剛哥的也。雷兵扼橋。以備
 我來襲。我兵果往襲。英軍至。自剛哥的。合軍拒之。我
 兵四散。或登垣屋。或攀喬木。以銃狙擊。英兵殺傷數
 百人。已而援兵至。我兵以力不敵。竄匿新地之民。苦
 英國虐政。數十年。人人憤激。皆思自立。波士頓人。舉
 兵奮躍。願從軍。此役一老嫗。有二子。從軍。將訣。老嫗

與長子。以一鳥銃。與次子。以一刀。刀缺不中用。嫗泣
 曰。我欲汝輩死戰。恨無刀。可與次子。曰。兒奪怯夫刀。
 代進。阿母唯見我勦敵。勿以無刀為念。於是新地兵
 四方來會者。二萬人。軍氣大振。

十三邦聯合盟約

費邦之民。謀殺英守官。守官大恐。避匿船中。不敢出。
 雙諾二邦守長。亦為土兵所劫。遑遽逃去。各邦議。真
 大會于諾邦。撒爾魯突。議曰。今既與英國開兵。端隸
 屬之義。既絕。自今我邦斷然自立。不可受制于英國。
 乃以十三邦連合。自立盟約。布告國中。產布拉璉湖

畔有一堡曰德剛達魯俄。英人守之。遣將亞連襲取之。亞連至湖上。遣工兵伺之。工兵歸說可取之狀。亞連掄精兵若干。夜竊渡湖。黎明傳堡戍兵發炮拒戰。不克。走入堡中。亞連從之。大闕而入。堡中將士驚起。騷擾互相擊刺。亞連乘機奮擊。所向披靡。堡將不脫。寢衣倉皇携妻走出。亞連使人諭之曰。舉十三邦奮發舉兵。天之所助。不可敵也。不如速降。堡將遂降。亞連倉卒起事。軍實不充。堡中糧饟充積。器械備具。人人大喜。勇氣百倍。亞連乘勝到加拿太。襲滿地耳。戰敗。被虜。英人斬侮凌虐。不給糧食。飢餓瀕死者數

回。檻致之。英國船將待遇有禮。俘囚數十人。謀殺船將奪貨物。告亞連。亞連不可。曰。夫人遇我以德。而以怨報之。不祥莫大焉。汝如為此禽獸之行。吾必先殺汝。眾乃止。亞連幽囚二年。放歸。亞連為人方正。不可干以私。嘗欠負百五十元。不能償。為債主所告。法司召問之。亞連請延時月。法司憐其貧。欲焚券。亞連變色。曰。吾之所以請者。止延時月耳。何焚券之為。及期。悉償之。亞連誠信不欺。概如此。

十三邦推華盛頓為元帥。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六月。各邦議負會于費勒特費。

召募鄉勇無貲可給始作紙鈔自舉大義以來元帥未立民心無所繫望皆謂今我以倉卒烏合之眾抗英國百萬精銳不有所推戴則不能自立也請推有德望者一人為元帥眾望固歸華盛頓乃推為元帥頓不得已受之率兵向波士頓未至

本基山之戰

英人以萬人守波士頓而我軍麇集于波士頓近傍者二萬人其人概皆農商工賈甲冑敝惡不慣戰事而勇氣不少撓波士頓近傍有本基山地勢高隆可以瞰視波士頓一將聞英人將築礮臺于此蹶起曰

吾事去矣乃遣裨將不列士格率千餘人向本基既至夜運土石築壘壁天明英軍見之大驚令軍艦在港中者列礮狙擊彈丸雨注我軍不動工作如常英將大怒揀勁兵直進士格戒銃手曰勿仰發勿虛發待敵人面目可辨而後發已而敵兵吶喊來逼令曰可舉軍一齊發銃聲震山谷英兵斃者數百人英將益怒遣勁兵來攻連戰數十合我軍火藥彈丸皆盡乃揮銃投石直進衝敵陣所向辟易波士頓市民攀喬木登屋壁望見戰狀謂米國興廢在此一舉為之握汗已而眾寡不敵我軍遂退英軍直進奪本基眾

自千七百三十四年至千七百七十五年
二十五

皆悵恨。此役我將宇亞蘭被重傷而死。初士格令蘭督軍。蘭曰。如將帥不敢當吾特欲試吾武耳。直進冒敵陣。死之。英人相賀曰。殺一字亞蘭。勝殺千百士卒。米人悼之。誌其功狀。建碑戰歿處。

布多那驍勇

有布多那者。年既六十。英法之構。兵屢應募。前後數百戰。有驍名。一日耕野。及聞勒克新敦之戰。投鉏鞭馬。駛數日。達廣地。理若本基之役。縱橫馳突。陷敵陣。敵人憚之。後守互德堡。炮藥室火。多那入烟焰中。縱橫撲滅。爛額焦頭。不少顧。堡遂得不焚。幼時住干邦。

有一猛狼。橫行害人。獵者皆避。不敢近。一夜狼殺多那。畜羊多。那大怒。募里中少年。拋菓草。硫黃于窟中。火之。欲待狼出。殺之。狼不出。驅獐數頭入窟中。皆為其所噬。叫號而出。多那愈怒。脫服繫組于脛。令人持組。頭手執銃。及松明入窟中。一發傷狼。狼叫號在外。者恠之急。曳組多。那出窟。勇氣愈猛。再入。遂捕狼而出。眾皆嗟異。嘗忤土人。土人怒。縛之。樹梢積薪其側。火之。會驟雨。火滅。土人更火之。法人見之。驅逐土人。得不死。改革之戰起。英將計儒曰。吾得五千。人於橫行新地。何有多那。曰。號令嚴明。無所侵掠。則可也。否。

布多那驍勇
文七十一

朱和堅志

卷二

自二十七首三十四年至三十七百七十五年終

二十六

少居

則舉國奮怒婦人猶將執拘拒戰况壯士乎計儒為之憮然

繙譯朱和堅志卷之二終

